

谨以此书纪念建国60年来为共和国而战的军人们！

残匪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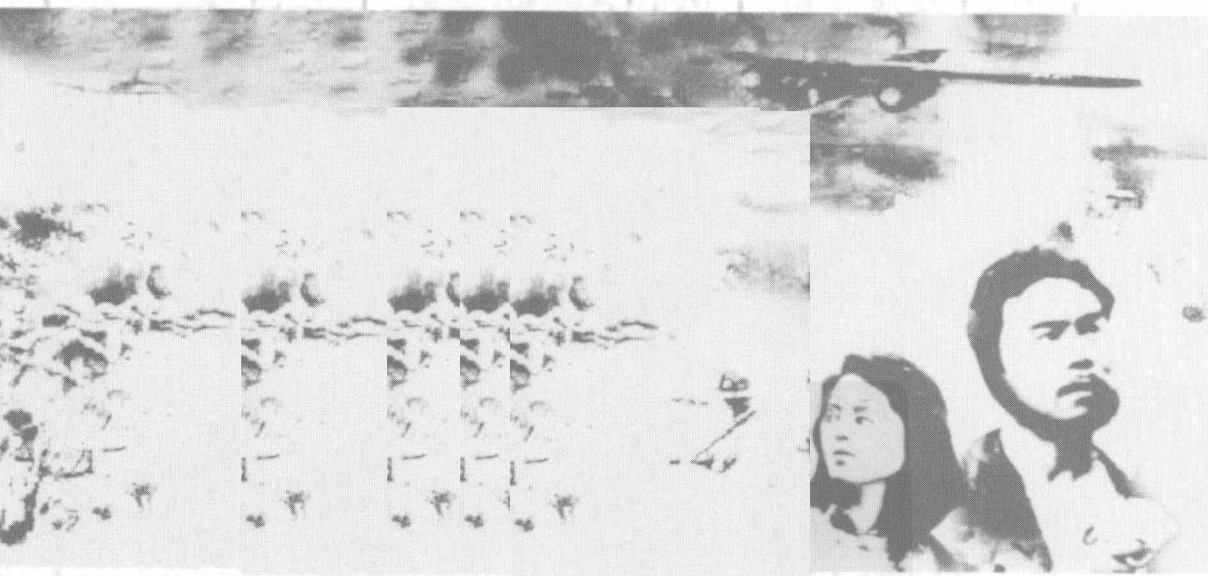
挽弓转战千万里，
神剑曾熔万千师！

克扬 薛晓鹏★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残匪密码

克扬 薛晓鹏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匪密码 / 克扬, 薛晓鹏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 - 7 - 5396 - 3087 - 8

I. 残… II. ①克…②薛…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537 号

残匪密码

克 扬 薛晓鹏 著

责任编辑:徐家庆 内文插图:蒋辉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50,000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087 - 8

定 价: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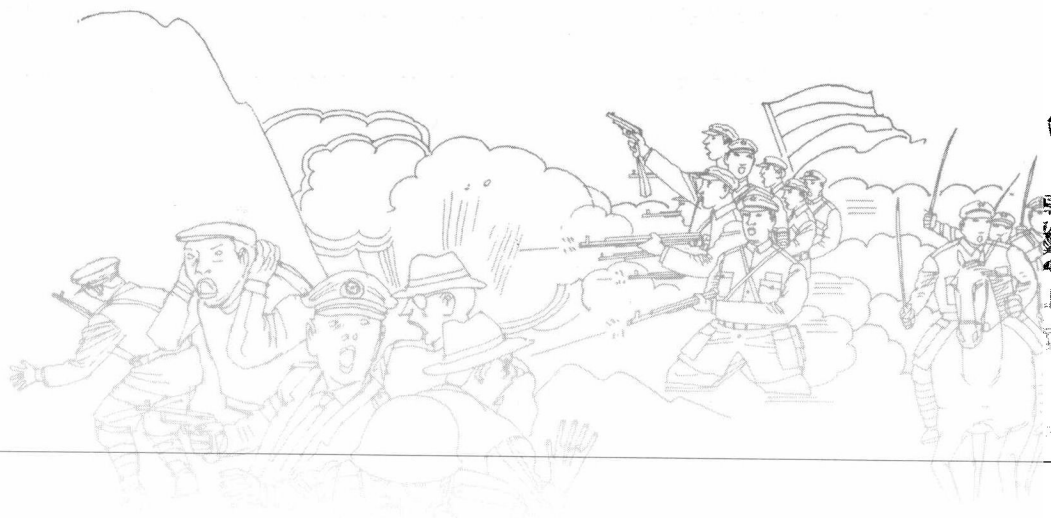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女学生	001
第二章 女法官	017
第三章 静水情波	034
第四章 夜 审	051
第五章 老道士	069
第六章 粮草官	087
第七章 伤痕哦	104
第八章 “月食”讯号	124
第九章 奇功妙笔	140
第十章 道家吐纳	159
第十一章 “女起解”	174
第十二章 明朝遗民	191



第十三章	决胜厅堂	209
第十四章	返本还原	227
第十五章	移木成林	241
第十六章	东风澎湃	257
第十七章	维和传奇	269
第十八章	“夜奔”佚事	288
第十九章	菩 萨 兵	306
第二十章	高原风烈	321
第二十一章	明争暗斗	341
第二十二章	劫后重逢	351
第二十三章	重 圆 镜	363
第二十四章	尾 声	375



第一章 女学生

1950年5月20日上午10点过后,浙江省文县县城西面公路上,两人两马快步西行着,马上人是刚改任营政委的许钊和营部李干事。这条公路还是抗战前修筑的,坑坑洼洼、杂草丛生。这地方,昼间已经很热,两匹马都在嘶鸣不休,大约是热得难受,也讨厌这路。

李干事说的事,许钊听得费劲,于是问道:“小李,你已经参军一年了,也该学会了军队讲话习惯,讲事情不能这么乱。”

“我入伍当文教,这次编建独立营才调来当见习干事,军事工作我不懂。”李干事为自己辩解。

“不懂就学呀!”许钊道,“你是高中毕业,要是抗战时候,简直是部队宝贝。本师的军政主官都是抗战前的高中生,从实战锻炼出来,能指挥千军万马。”

“我怎能同师首长比?”李干事诚实地说,“我是个新兵,基本动作都不会。”

“先不说这些。你讲的事我一点也听不明白,现在我问你,全营是不是都出发了?”

“统出发了,昨晚10点走的。营长叫我骑马找你,我不会骑马,路又不熟,今早才找到县城。”

“部队干什么去了?”

“包围落毛山,抓绿客,绿客就是土匪。”

“落毛山有多大?”

“不晓得。”

“此山在何处?”

“从这条短公路向西走不多远就接上了长公路,长公路向西北通浙江内陆,从公路三岔口向南岔,能通到福建,公路弯弯里就是落毛山。”



“营指挥所预定放在何处?”

“营长叫我告诉你,在落毛山东北角,就是短公路同长公路交接处的三岔路口,安下营部。”

“奉谁的命令紧急出动的?”

“当地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清匪办公室主任直接来了书面通知,叫包围落毛山,说有一千多绿客。”

许钊还有许多事不明白,也没再问下去,催马赶路,一面想着他的任务。

他原来是步兵团副参谋长,临下海岛前已被任命为本师另一个团参谋长,尚未到职,在海岛上向兄弟部队移交防务,昨晚才赶到驻于文县县城的师部。许钊原准备向首长汇报一下交防情况,就走马上任当团参谋长去了,谁知师里只有一位政治部主任,别的首长全去杭州开会,主任同志见面就说许钊已改任直属营政委了。直属营,本是师部六个直属连的管理机构,不管业务,是个闲差。他乍一听蛮高兴,这个闲差政委比当团参谋长轻松多了,谁知这个直属营是临时组建的,负责当地清匪,全营有八九百人。他们这个师也是刚到文县地区,有海防任务,要求这个新建的独立营把清匪任务包下来,不要牵动师主力。许钊此时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参军已经十二年了,执行命令一向不讲二话,只是随口问一句:

“为什么选我干这个?”

师主任道:“清匪斗争情况复杂,营长是钢团副团长,做事较猛,要你去掌握政策的。”

“我能有多高的政策水平?”

“你是一支队(新四军)的兵,陈总(陈毅)直接教育的,有水平。”

“我是陈总初到茅山时收留的流浪儿,那时我才十二岁,能学到陈总多少知识?”

没再多谈什么,吃罢晚饭主任领许钊去县委接头。县委常委和各部部长集体接待了许钊,除了表示欢迎,也没讲什么具体事。这批干部全是山东人,到文县工作时间长短不一,最早来的也是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的十五天,对当地社情知之甚微。照他们说法,现在才可以正式开展工作,因为来了一个主力师,此前由于土匪捣乱,闹得一天黑就得关城门,工作贯彻不下去。

几位部长都讲了对清匪部队的希望,话都不多,所谈多为原则性东西。武委会主任要求尽快建立区、乡武装,强化地方防匪能力;文教部长强调宣传政策,保护学校和古迹;公安局长说要“狠点儿”,得造成点那个啥气氛,叫各种捣乱分子对人民政府害怕……各人讲的都是他分工管辖的事,县委书记不插话,也不表态,尽管那些“号”吹的调儿并不协调。最后是统战部长讲话,话不长,但有份量,他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广泛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咱朋友多了,敌人活动空子就少了。清匪、反霸靠发动群众,可不能人为地制造消极因素。”县委书记这回表态了:“请许参谋长注意统战部长意见,要全面地理解党的总政策。”

回到师部,许钊问师主任,此地县委办事怎么这样个怪习惯?师主任啥也回答不了,哼哼笑笑拉倒。

许钊感到任务不明,又去县委要文字材料。

那些文字材料里说,本县自明朝后期就闹倭患,倭患又引起匪患,就一直“患”到现在。现在,1950年5月,浙江大陆已经解放了一年,那“患”倒来得更厉害了,许钊可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

翻材料翻到午夜,一笔糊涂账,说不明白什么事。然而,许钊对文字材料里所记的当前匪情严重程度,却产生了怀疑。他乘船于昼间在本县海岸上陆,同行的只有两名通信员,步行三十里来到文县县城。他们一路走来,并未遇到什么患,老百姓下地劳作,上街购物,以及老太婆们进庙念佛,一切正常,不像乱世样子。那么,天一黑,就得关城门,莫名其妙!

短公路与长公路交会处正是落毛山东北角,长公路在这里拐个急弯向南岔入一块袋形盆地,那“袋”是本县的曲河区,还是“匪情最严重的地方”。山脚下有一小村,约十几户人家,许钊新职所在的营部就扎在这儿。长公路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布岗放哨,警戒线撒得很长,禁止通行。有些行人有急事,跑到营部来交涉,要求开禁,战士们不允,彼此语言不通,吵得哇哇叫。有一辆烧木炭的长途客运大汽车停在这里,它要穿过那“袋”直去福建,也被禁住了,正在交涉着。营部只有一位参谋管事,他是北方人,姓刘,在呆板地执行命令,不放行就是不放行。汽车司机会说普通话,但他的普通话不仅说得难听,简直就是反动语言:



“你们是解放军，可你们比土匪还难侍候！”

“怎么说话呢？刁民，十足的刁民。”

“你们打跑的那些警察也说我们是刁民。”

刘参谋火了：“反革命，我把你抓起来！”

司机并不怕：“你抓呀，你抓呀。我懂你们的政策，你抓，我找谭震林同志告你！”

刘参谋更火了：“他妈的你个反革命，瞧把你嚣张的，还反了你了！把他给我捆起来！”

果然上来两个战士把司机摁倒在地。

司机却不示弱：“北方佬，你们比土匪还坏，比警察还霸道，没王法了。”

正吵着，许钊来到：“你在干什么？”

刘参谋气还没消：“抓反革命，他干扰我们执行任务。”

“立刻放人，赔礼道歉！”

“不能放。”

“什么理由？”

“我们只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没有向破坏分子赔礼道歉的习惯。”

这回是许钊火了：“别让我再重复同样的命令，立刻放人，赔礼道歉！”

无奈，刘参谋拉下脸来，放人，赔礼道歉！

许钊这才下马，对那司机说：“穿过匪乱地方不安全，我们可以派兵护送。”

司机打量一下许钊，脸红了：“对不起，同志，刚才是我着急说话走火了，我检讨，认错。这条公路从去年7月上旬起，交通没中断过，不用护送。”

许钊好像没听懂：“土匪不妨碍交通吗？”

司机答：“浙南同闽北都有大军（解放军），公路上天天有军车来往，土匪怕大军，不敢惹事。”

许钊展开军用地图。眼前这块袋形盆地大约有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盆地东沿是一道矮岭，平均高不过六十米，岭宽二十华里，岭上地势平坦，却是无人荒山。岭中央有古城堡遗迹，叫做“雾岭所城”，未注明有无居民，岭东坡下就是海岸线，公路更要穿越荒岭，傍海南行。他眼盯着地图问司机：“这荒岭是无人区，土匪不拦路？”

司机道：“古所城里有三十几个兵，是保护过路客商的，我们每次过路都要交点钱给他们。”

“荒唐！谁家的兵，保民还要收费？”

“戚继光的兵。”

“这简直……”许钊强笑一下，“戚继光建造卫、所，距今快四百年了，这里怎么还会有他的兵？”

司机说：“我也不清楚，他们说戚继光的兵。”

许钊又问老乡们：“你们外出不怕土匪吗？”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回答，当地土话不易懂，许钊反复听几遍才听明白。照老乡们说，此地向来无大股土匪，只有季节性的零星散匪，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岩逃离大陆后，曾派人收罗些青皮无赖，打起许多司令旗号闹哄一阵子，舟山群岛解放，这儿的匪患又停“燃”了。这情况是否属实，尚待进一步查证，那不是今天上午能办到的事。于是许钊以命令口吻对刘参谋道：

“戒严撤销！吹号，队伍收拢，就地宿营做午饭吃，不许干扰群众的正常活动。”

刘参谋道：“这是包围落毛山的部署，不戒严还怎么包围。再说，这地方老乡有些不通情理，对解放军说三道四，不教训教训，要爬到咱头上了！”

许钊严肃地反问道：“你凭什么只能听好听话，不能听难听话？我们妨碍了人家正常生活，人家连几句闲话都说不得！”然后向老乡们致歉：

“大家请便！我们不了解情况，耽误了大家时间，请原谅。这位司机同志，用不着认什么错，你是工人阶级一分子，说话走火，请想想，伤害了谁？”

军号声中，队伍收拢，老乡们又活跃起来了。烧木炭的汽车开走，老乡们骑车的、步行的，各行方便，当然也都向许钊说几句好听的。人们散去，许钊问：

“这落毛山有多大？”

“大概……”刘参谋打开地图，“东西宽平均十公里，南北长三十公里，平均海拔高七十五米；有林区，有草滩，就是没人家，是一块荒山。”

“瞎胡闹！一个营包围三百平方公里山地，又是无人荒山，既无准确情报，也包围不了。”许钊从通信员手里接来一碗冷开水喝了，“马上把全营收回来，等把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怎么办。”



刘参谋道：“营主力都在附近，收回容易。第三、第四连由营长和副营长带着迂回落毛山侧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现在报话机还没联络上。”

许钊走到溪水边，借矮树掩身，洗上身和头脸汗污，一面问：“分区司令是谁？做事好鲁莽。”

刘参谋站在他身后回答：“听营长说，也是咱们师出去的老同志，叫鲁昌，外号大斧头。”

“哈哈！”许钊笑道，“有这样的张飞司令，以后有好戏看了。抗日他是一把利斧，清匪是另一种战场。”

刘参谋手捧地图建议道：“公路由此向南急拐弯，下去十公里又向东急拐弯，在那个拐角有一个小镇，叫做观音庙。我建议全营在那一带宿营，由观音庙向东六公里就是曲河镇，曲河区政府就在那儿。”

“行。你把驻地划分一下，通知各连吃罢午饭进入新驻地，营部不动，同营长联系上再说。”许钊回复道。他擦洗完了，走到村头一株大树下，坐在竹椅上休息。

营部的书记员，提一壶茶，拿一把蒲扇送到许钊面前：“许参谋长，喝茶，扇凉，这是全营实力表，你看看。鲁司令计划今天打大胜仗的，发了会餐费，中午有好吃的，红烧猪肉，清炖老母鸡。”

许钊没吭声，接过实力表。

原来这个营才成立四天，是按本地军分区鲁司令要求组建，编制也是他定的。本师师部和三个步兵团的侦察连为本营四个步兵连，全是老连队，战斗力强。另建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连，有普通重机枪九挺，大口径高射机枪四挺，八二迫击炮九门，七五重型无坐力火炮四门。营部有通信班、侦察班、战斗骑兵班、军需处、卫生所，增设参谋、干事各一人，还有四十人的工作队。全营八百九十五人，武器好，弹药充足。

许钊看完实力表，还给书记员，问道：“清匪主要是打政治仗，要这么多重武器做什么？”

书记员姓汪，也是浙江入伍的知识青年，爱开玩笑，做个俄国式耸肩动作，表示无可奉告，走开了。

许钊坐在树下读书、看报，似乎忘却了身外事，虽然他身上压着一大堆矛

盾。1950年战士夏装上衣是套头服，胸右侧有三个小扣，据说是仿苏式，叫做“列宁装”，许钊对这服式倒有兴趣，他也就穿上了“列宁装”。这个师一直禁止蓄发，抗战时许钊头上负过伤，经上级批准，他蓄着“苏联式”发型。此刻儿，他经过凉快，已经休息过来了，面色健白，再配上端正的脸型，清秀的五官，还有“列宁装”、“苏联头”，便益发显得干净、洒脱，完全不像个兵，倒像个漂亮的青年学生。

小村有一家茶馆，老板娘是个三十几岁的小大嫂，有些油腔滑调地向李干事打听许钊身份：“树底下那个小后生体面煞，是你们首长护兵吧？”

李干事道：“莫瞎讲，他就是我们首长。”

“哦哆哆！有这样的后生首长？人家讲，大军首长统是山东人，山东人是又粗又高又狠，这位首长这样体面，山东人也有好看的，哦哆哆！”

“他不是山东人，山东的漂亮后生多着呢。”

许钊正在看书，忽听有人叫他，抬眼一看，面前站个小老汉，个子不高有一抹小胡子，人还挺精神。许钊一时认不出来人是谁，随口问道：“先生，找我有事吗？”

“我是什么狗屁先生！”小老汉笑了，“许参座不认识我了？我是杨才福啊！”

“是你！”许钊起身相迎，“中校阁下，你这把胡子改变了昔日仪容，我可一下认不出来了。”

“我有个狗屁仪容！”小老汉嘻嘻哈哈地说，“都是汤恩伯干的缺德事，我离开军队二十多年了，他又哄我上江防送死。不是你大胆入敌穴，打消了我的疑虑，和平解决问题，我可能早就喂了狗。”

通信员送上烟茶，许钊与小老汉坐下谈话。

原来这个杨才福在渡江战役时是国民党军的中校副团长，所部位于皖南，属二线部队。解放军渡江后，他的团奉命扼守一处险要山隘，阻拦解放军向纵深穿透。此时汤恩伯队伍已开始溃退，杨才福的团长也跑了，全团仅有一千三百人，上司派来一位政训主任，监督他死守这一要点。某天夜间，许钊以解放军“乾字部队”代表身份，突然闯入他的住处，经过九十分钟的交谈，杨才福接受了许钊的劝告，放下武器，集体投诚，许钊也答应了他的要求，不扣留政训主任和



不愿投诚的军官,允许他们南逃。全团部队缴械,解放军大部队顺利通过山隘,杨才福本人跟许钊一起行动,杭州解放后才分手。相处一阵,两人弄熟了,杨才福就是那么个嘻嘻哈哈的人。他原籍就是曲河镇,年轻时当过排长,和汤恩伯有点关系,不过汤恩伯归顺国民党之前就已离开军队,三大战役后,国军损失惨重,为守长江,大量拼凑部队,又把他弄进了国军,这次由旧少尉当上了中校,也算破格高升。现时他已然四十有九,在曲河镇开小布店,有妻无子,收养个侄儿,一家三口,家道小康。

谈一阵,许钊问:“政府有没有安排工作?你那次投诚,对我全局有利,对你应当给点照顾。”

“我只会卖布,养家糊口,没别样本事。县里是说要给个小官当当,我推辞了。”

“给官你不当,是不是怕变天?”

“变不了!汤恩伯江防大军是瞎凑起来的,我这样的人能当中校,哪能打仗?你那回闯去劝降是救了我,现在曲河镇上人人都知道你,统是我宣传的。”

“宣传我做什么?”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莫瞎讲。你是此地人,总该知道一些匪情。”

“舟山解放以前是乱过一阵子,现在又安静了。”

许钊喊刘参谋和李干事来,一同听杨才福讲社情。

这儿是历代统治薄弱地方,杨才福活到四十九岁,还没见哪位县太爷到曲河镇来过,包括现在的人民政府。去年夏天,浙南游击纵队在这里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10月份不知为什么突然撤走了,以后来些山东干部,与当地语言不通,加上社会不安静,什么工作都没展开。曲河区有五万多人口,还沿用四个大乡旧制,乡长全是山东人,都还住在曲河镇上,乡以下至今还是无政府状态……

谈到这里,许钊估计出了什么政治故障,又不便问杨才福,便岔开话题,问些风土人情。谈完了,许钊留杨才福吃饭,他不干,倒邀许钊去做客:

“我昨天出来办货,今天从这里经过,碰巧看到了你,你许参座去,我一定办酒请你。我不是资本家,是小商户,腐蚀不了大军干部。”

许钊道:“不必费心了。我们也是老朋友,改日一定登门拜访,代我问嫂夫

人好。”

杨才福嘻嘻哈哈地说：“她个狗屁夫人！小地方管家婆，见到你这么大官还要害怕呢。”

客人告辞，李干事道：“我看这小老汉是个宝贝，他的话可信吗？”

许钊应道：“也不是完全不可信。”他从马套里掏书看，看几段，扔开，再取另一本。他平素勤奋好学，知识也较多，翻书本是他的习惯。

这小村人家不多，树木可不少，林间蝉鸣、鸟唱，是南方农村特有的夏日昼景。许钊被邀请去和工作队的人见面，竹椅上书本翻得很乱，通信员在收拾着。

小村西侧山林里跑出来一个骑马的战士，在村头上碰上许钊，便跳下马跑过去。这是许钊那个团的警卫班长，姓王，许钊习惯叫他小王。许钊以为是特地来找他的，也迎了过去问：

“小王，你怎么来了？”

“我调到这个营当通信班长了！”年轻的战士敬个礼，报告道，“三连和四连迷了路，在山林里东钻西钻，弄不清方向。本来指北针箭头指向北，副营长硬说那叫指南针，箭头指的是南，瞎钻一气，跑到这块来了。”

许钊问：“队伍呢？”

通信班长指着村后山林：“在树林里呢。副营长急得不行，派我下山问路，没想到跑回营部了。”

许钊笑道：“幸亏副营长没忘记本国古代光荣，还记得指南针，迷失了方向走对了路，省得派人找。”

小王班长道：“副营长急死了！鲁司令规定很严，上午完成包围，下午全歼敌人，晚上开庆功会哩。”

“任务提前完成了！”许钊叫来刘参谋，要他跟班长上山收拢队伍。然后又问：“营长呢？”

“当团长去了。”通信班长答。

“什么？”许钊听得莫名其妙。

通信班长叙述道：“天刚亮公路上开来一辆破吉普，军分区来一位干事，传达鲁司令命令，说已经同本师首长商量过，接营长去军分区当独立团长。独立



团组建好了,就担任海防任务,本师转为全兵团机动部队。没有文字命令,那位干事传鲁司令的话,叫你能者多劳呢。”

“这……”许钊苦笑一下,“我今天日子过得真不平凡呀!清匪不见匪,一个营包围三百平方公里大荒山,副营长把北看成南,营长未见面又高升了,还有,戚继光的兵,哈哈,有意思哉!”

刘参谋跟通信班长走了,许钊在村头上走来走去,在想着怎样才能尽快查明情况。近旁有几个青年女性在小声说话,正在说他,在猜想他有没有对象哩。

她们都是工作队员。工作队是全师抽调的,四十人中有二十八人是浙江入伍的知识青年,其中有十名女兵。许钊刚才只是和工作队见一面,认识一下,那十位女兵全是中学文化程度,在当时,可是不小的知识分子呢,她们最大的才二十岁,有几位还长得蛮漂亮。不过许钊此时,满脑子都是工作任务,根本没想到男女之情那类事,长相如何都是他的部下,况且,他是这个队伍主事人,任重道远,也不许可他沾染这种纠葛。

李干事领一位推自行车的青年来见许钊。这是邻区派来的,他们下午要公审枪毙两个杀人犯,要求部队派几百人去壮壮声势。许钊客气地接待来人,然后说道:

“部队有任务,不能参加,请原谅。我可以去,可是我这个人,平时胆小,最怕看杀人。”

打发走了来人,许钊交代李干事:“今后对这种事一概拒绝!人民政府要借兵壮声势,不然连杀人犯也处理不了,我们不能帮助这种官僚主义者。”

他说罢又坐回去翻书本。

茶馆里坐着一位穿学生装的大姑娘,生得很美,那双大眼睛特别漂亮。军人们没谁注意到她几时坐进茶馆的,她可是一直注视着许钊,听了许钊刚才的话,她忽然两眼含泪,低下头去。茶馆老板娘多嘴多舌地问:

“你这大囡(大姑娘)哭啥,被杀的人是你亲戚?”

“不是。”女学生抹去泪水,“我是过路的,回家有困难,好愁煞!”

“找这位后生首长帮忙!他长得好看,你也好看,好看帮好看,一定成,我去给你说。”

“不可以，大嫂，我们同人家素不相识。我是姑娘家，他也是青年人，莫引出闲话来。”

“开茶馆的热心肠！”老板娘叹口气，“解放军规矩也太狠了，不然今天我能做成一桩大好事。”

老板娘同女学生东拉西扯，正说得嘴热，门口停下一部吉普车，车上下来几个人同许钊讲话。女学生注意力全在许钊那边，老板娘说什么她也不应。

来的几个人是本师政委和当地的地委书记，还有文县县委常委兼法院院长王无瑕。他们是来宣布这个营升格为独立支队，营部改称为指挥部，许钊任指挥员，人员不增不减。

曲河区和曲河盆地西南玉屏山区是独立支队的活动范围，准备成立“工委”，也由许钊牵头，对两个区实行一元化的全面领导。

王无瑕，不过三十岁，还是抗战中的大学生，讲的是一口山东土话。他道：“小许同志，你如今也是一路诸侯，出马得狠点儿，不然压不住邪。像你这么俊的小青年，人家给你下点软功，浙江的漂亮姑娘又多，你眼一花，嘛事也办不成。”

许钊问：“怎么个狠法？”

王无瑕道：“先狠狠地杀他一大批再说！”

许钊笑道：“王常委，人头不是韭菜，割掉就长不出来了，可狠不得。”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割咱们脑袋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茬地他奶奶地割，如今咱们可算是掌权了，也得一茬茬地割他们，这是把握阶级路线。只要阶级路线能把握住，先斩后奏，斩了不奏也可以。”

“所谓阶级路线，那是领导工作的政治原则，而我们施政依据只能是《共同纲领》。”

地委书记道：“好了，具体交给小许了，放手些吧，过些时间我再给独立支队调些干部来。”

王无瑕又道：“小许同志，咱从前不认识你，这回在杭州听谭震林同志说，你是个鬼机灵，完成过不少离奇古怪的任务。我刚才的话你可能没听懂，给你交个底好了，你地盘上有土匪三千，杀八百人不算多，就是三千全杀了也可以。”

“你又胡说！”地委书记拉王无瑕上车。



吉普车开走了,李干事合上记事本:“要杀八百人!要是传扬出去,会引起社会动荡的。”

许钊道:“我偏要一个不杀地完成任务!”

“行吗?”

“我们清的是旧军队残余,与纯粹土匪还有一定区别,单靠军事手段和杀人高压,可能会搞得事与愿违。到底怎么做好,我也说不准,一则情况不明,一则我并无这方面经验。”

“不管怎么说,杀人总是要杀的。”

“杀人可要慎之又慎,鲁莽不得。人,不管什么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如果被错杀了,不良后果很难清除。以后同地方上打交道会有些矛盾,什么事都可以让步,什么权也可以不争,唯独杀人的事我要坚持己见。王常委交底,我有我的底。”

那女学生听到这里,哇的一声哭起来了。茶馆老板娘吓了一跳,忙问:“怎的了?你看人家心肠多好,清匪不杀人,菩萨一定保佑他。我讲了,开茶馆的热心肠,我看这后生首长实在好,我去说说,你先到女兵队里当兵,以后慢慢价来。他也一定能看中你。”

女学生不哭了,自己弄盆水来洗脸,一面说:“他杀人不杀人不关我的事,我是因为回不了家,心里厢一急,忽然哭了,没别样意思。”

这老板娘也真的嘴快腿也勤,她叮叮咚咚跑到许钊面前说去了:“大军首长同志,有个好看的大囡,回不了家急得哭,你把她收下吧。”

许钊也没细想这“大囡”来历,只当小事一件,因对李干事道:“你去处理吧。”

李干事口里应着,却不动步,待老板娘走后才低声说:“万一特务呢?”

“特务?”许钊挠挠头,想了想,便做决定,“收!可能会派上用场,你去领她来。”

“这,太担风险吧?”

“风险当然有,不过事在人为。我是想‘留下小鬼把握阎王’,清匪主要靠打政治仗,正好通过这个渠道把住处传给对方,调动敌人,瓦解敌人,最后争取少流血或不流血解决问题。最少,咱们可以进行反侦察嘛。”